

說郛卷第二十五

小說 十卷

殷芸

齊鬲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縈蒲繫馬至今蒲生猶縈俗謂之始皇蒲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十一山石盡起東傾如相隨狀至今猶爾秦皇于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海三十里與神人相見左右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速去卽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

三齊要略

滎陽板渚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井也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

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或起于此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問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生書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尙惜况天下耶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自爲汝大事也今定汝爲嗣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吏人也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倍于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子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

漢書高帝敕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

爛炳若列星而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瑟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管一人約繩則琴瑟笙竽等皆作雖真樂不如如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飛燕一名綠螭一名龍駒一名驪駒一名絕塵號九駿有求最能馬代王號王良俱還代邸

漢武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有國色帝悅之乃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星甚逼書生大驚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持刀將欲入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縮走去客星應時而退如是者數遍帝聞其聲異而問之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此人必婢婿將欲肆其凶惡于朕乃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拏問之服而誅後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佑朕躬乃厚賜書生

幽明錄

武帝時長安巧手丁綬者爲恆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綬始更爲之機環運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致之被褥故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轉動又作七輪扇大輪皆徑尺相連續一人連之則滿堂皆寒戰焉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于甘泉宮紫殿世謂三雲殿

西京雜記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終抱木而死公撫木哀嗟伐樹製履每懷割股之恩輒潸然流涕視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將起于此

異苑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爲人黃色美眉長耳廣額大目疎齒方口厚唇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踏五字手把于文

維玄干瀨鄉記

襄邑縣南十八里曰瀨鄉有廟中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

俱動有能潔齋入祠者須水溫卽隨事而溫

郭子

顏淵子路共坐于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而前捲捥其腰于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回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日子貢乘潮至

子路顏回浴于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榮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

孔子嘗遊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曰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于是心服

衛波傳

秦世有謠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睡吾裳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旣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旣啓遂見此謠文刊在塚壁始皇甚惡之

及東遊乃遠沙邱而循別路忽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云此爲沙邱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死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吾東校書郎施彥先後居井側先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未定逍遙此境復居井側因以名焉

山謙之吳興記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所將冬時說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猱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必輪痛夫痛夫二君二君蘇秦張儀

答書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遊心青雲之上飢必啖芝草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戒以行事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聞

誠哉斯旨

鬼谷先生書

張子房與四皓書云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參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擢鳳翼于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參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驚駘方今元首飲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閭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不期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步于郊艸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翻然不精其意張良

白四皓客書云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
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曠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于絲竹
和聲應于金石飛鳥翔于紫闕百獸出于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岩
穴足未嘗踐閭閻目未曾見廊廟野食于豐艸之中避暑于林泉
之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許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
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奔避役山艸倚朽若立循木似濟
遂使青蠅盜聲于晨雞魯公竊價于隨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
策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願令菽麥側方丈之御披龍
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紺綬之緒恐滑泥以濁白水颺塵以亂清風
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兔鹿
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

張良書

武帝幸甘泉宮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
帝乃使朔視之還對曰此怪哉也昔秦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咸

仰首嘆曰怪哉怪哉蓋感動天上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卽按地圖果秦故獄又問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于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果糜散矣

朔傳

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卽禰正平也禰便以離合意解云絕妙好辭

異苑

桓宣武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吏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正不見其比

雜記

新淦聶友小兒貧賤嘗獵見一白鹿射中之後見箭著梓樹

莊心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安云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

鳥集鳳凰翔

語林

劉道真言十五六在門前鼻上垂鼻涕至胸洛下少年乘車從門

前過曰此少年甚壘塹

上呼回反下扶推反

劉隨車後問此言爲善惡答以爲

善劉曰若佳言令你翁壘塹你母亦壘塹

雜記

卓異記一卷

唐李翱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代爲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爲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十二年作相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爲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卽仗策詣軍門秦

王一見引爲謀主屈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佩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部尙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佩相印二十七年自古未有

集異記 二卷

唐薛用弱

蒼龍宮銘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于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尙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靈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

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合宜領事少霞靡曉
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
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
拒爲俄有二青童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賚
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
源澤東澁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玳盤礎鏤檀竦榮壁瓦鱗差瑤
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
矩洩靈颺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
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旂不動蘭屋互設
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
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是少霞方更再視遂爲鹿幘人

促之急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時記錄自是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道古者爲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邇後修道尤遽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櫬其袍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妓伶謳詩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旂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
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
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
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
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
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泪沾衣
見君前日晝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
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

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論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擲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身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歛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相馬

寧王方集賓客燕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于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

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于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起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荆楚歲時記

一卷

梁宗

懷
吏部侍郎

爆竹

正月一日三元之日也史記謂之端月雞鳴初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神異經曰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爇音燂爇音燂有聲而山臊驚憚玄黃經所謂山獾鬼是也俗人以爲爆竹起于庭燎家國不應濫于王者

敷于散

于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